

成都新聞

訂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七角 全年三元二角 外縣每月加寄費二角五分

孫傳方做和尚之妙談

觀音有鬚鬚：老子是釋摩師

馬袴長袍 僕配者復詢之 君對於佛學

觀音大士 之見解如何

，孫容余昔對一切宗教每抱懷疑，回教之最終曰死後入銅城，道教之結果可以待道成仙，而宗天主基督者曰將來可升天堂禮佛者可往西方極樂世界，諸如等說吾人皆未親眼見之，不足憑證者也，然祇佛教

對余，曾有靈驗之印象，其事雖在幼年，然頗有趣 茲為君述之，余於清末，隨真項城由魯移駐保定時，當小差，全家居保定，先母素信佛，持念白衣觀世經咒甚虔，余每不耐，諷其口佛 無何，余得疝氣病，醫藥罔效，一日午前，先母告余將外出探

室，其人衣白長衫，上着黑馬袴，審其面，厥肖王鴨卿，（即王士珍），因斥其白晝不應私闖民宅，定屬執手，其人答謂此來係令堂約請為治疾，余觀者大士也余覺其服裝不似，即曰若汝着馬袴，衣長袍鬚髮皆然，所謂觀音有如是乎，其人語塞，倏然而出，俄頃返室，則白衣鳳冠亦足騰空，

距此尺許，身爲觀者，余駭極，匍匐下榻，叩首爲禮，嗣觀香告余曰：爾可燒酒一杯，紅棉繩燃之使着，投燒酒中，以此炙之，疝氣自愈，言畢，瞬息而逝，黃昏後，先母外歸，告其所遇，先母即謂余出乃爲汝籲求觀音治疾，非探者姊也，事驗如法泡製，所疾果瘳，自是余歷嘗小兵以迄司令數十年來，疾不復發，亦云奇矣，未完

中央頒發勳章歌

孫中山心。恐，繼續奮鬥來革命，先練好革命軍，聯合商學農工兵，要同去打軍閥，幾次出兵去北伐，在廣東日子久，東征西討苦奮鬥，中山死各領袖，繼續北伐大功就，從督師去兩年，統一全國基礎堅，這全靠我黨軍革命主義認真，一心想救中國平等自由免侵略，同時要救人民，人人快樂得安生，不比那素赤運，殺人放火專搞鬼，我奉勸農友們，你們都是老實人，明是非辨邪正，莫跟赤匪入陷阱，國民黨重農工，農工政策平而公，開荒土造森林，大有利益可去尋，疏水道鑿池塘，免得年年受災荒，清匪強兵害，要使人人得自在，出產多吃不盡，合作社裏來消運，遇大災不夠吃，政府設法來周急，要種田沒有本，農工銀行可借款，這政策何等好，不同赤匪儘胡鬧，你若聽亦要言，包你衣食不周全，在俄國曾共產，弄得大家都餓，害因是有田分，個個都想吃現成，田不耕土不作，那裏可以謀生活，到現在俄國人，已經取消不再行，那赤匪還拿來欺騙同胞真不該，你跟他沒有好，準丟性命活不了，送了命還挨罵，人人都說你壞話，你們要不受窮，須把革命助成功，成功後大家好，農民利益真不小，那時節生活安，大家都過太平年，工友們確辛苦，替我人們造器具，不避暑不避寒，方得一點血汗錢，國民黨無關心，改良工廠辦衛生，更恐怕危險發，設置勞動保險法，那婦女和童工，特別保護更不同。

未完

鼠蟻  
結隊搬家  
數百頭結隊在街面行走  
並不畏人次日又發現  
黃馬轎牽線行走  
碗碗如蟻長約數寸一時  
驚動全街詫為異事此蟻  
係該街居民向祀者所云  
諒無不留云

羊城報  
於前晚  
日街面  
多發現  
老鼠  
有居  
市東城  
市東城  
防市  
本報

火警  
東城根街

台舞小

梅亭宴

精衛鴛鴦譜

精衛執事，慕韓君求，悉以議和事不克回粵慰父老之望，以全局而論，則每爲輕，君之不同，父老昆季，亦不能以此見責也，舍妹文貞，十年前與君締婚之事，其間猶故多端，惟舍妹始終爲其志死守，待此固爲親朋中所共知，見者慕韓君赴滬時，僕原擬托其一述于左右，

---

惟際此危急存亡之秋，君方悉心國事，庸復顧私，用是中止，今聞慕韓君說及，君以舍妹婚還，則久經解決了無關係，未知確否，或君於此中情況，尚未了然，故爲此語，然僕於斯時，倘再隱忍不看，則固無以釋君之惑，舍妹及

國考回川之劉玉書顏鳳五，登臺扣梅花槍，博得不少掌聲。繼由國術家馮淑俠，王雲龍，關芳劉素連徐德卿演七星寶劍，尊駕如繼有二十餘人續演技，畢即舉行角技，對，至第十對，分紅標記，各顯身手，互有負較畢散會。

宮闈瑣記

(續)

在於溥儀宮中則僅爲太監，大約共有五六十八之譜，並無宮女和媽媽等，各宮裏的太監，比較重要的各爲七人，即每宮裏有總管一人，首領二人，同車的四人，其餘則爲殿前打雜的，吃飯由膳房經營，有所謂「御膳房」和「齊膳房」之分，「御膳房」是只預備皇帝用膳的，預備茶水由茶房經營，也有「御茶房」和「齊茶房」之分。情形和膳房相同，當她們預備「淨面水」時，只須在殿中呼喚一聲「涼熱水」，就可以由宮中一宜的任性而爲，此外需用旁的東西之類，對和手續也都相同，至於溥儀和正宮皇后個人的感情總還不變。不過正宮的性質不免有些孤僻，仍是希望保存皇后應有之尊嚴，同時又有些嫌惡溥儀的不以「江山失靈」爲憾，仍是在

偏宮淑妃。因淑妃自願重，故亦僅行同房六次。偏宮僅有淑妃一人，雖然跟一般入，皇帝可有七十二妃，不過自順治至宣統都未晚到此數，最多也不過六七個，恐怕較起來都不會如張宗的姨太太數目多。

看完了戲吃點心

(大可樓)

每册售  
洋四角

出書

訂本已經

小舞台合

**本報招登廣告價目**

本報招廣告以五十字爲限每日收費二角國貨廣告特別優待長期面議

交通公司  
經理 電氣材料各  
牌車銅鐵  
五金各貨俱  
售 總公司設春  
路 分售處少城及園對  
門  
工作精良  
價格從廉  
出品迅速  
限期取件  
社東

啓智女生牛補  
社長期習招  
報名處 祠堂街青  
華書局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四道街六十  
七號必安舍本社簡  
章存報名處

曾鑄成包

醫婦女疝症保  
險住射名針

住大科甲巷  
第二十四號



# 聞新都成

包廂四千六  
男賓堂座二千四百  
女賓樓座二千四百  
幼孩僕從二千二百

萬里征魂

小舞台

梅亭宴  
票價每位二百

上海療肺久咳丸

無端初起久咳一服  
此丸馬上不喘止咳  
服上一二瓶斷根永  
不變發若無功効將  
原銀退還恐咳病者  
不誤此丸算第一饒

點成郡經售處  
東大街華通藥房  
守東大街喜春藥房  
總府街生牛藥房  
熙路西段健華藥房

笑笑笑

婦女太外史真正妙  
滑稽處牙笑掉描寫  
香艷細膩並不俏男  
女都可看老幼都可  
曉得社會黑幕盡  
知進書存無多要買  
請早

每部定價四角  
本報代售

第十回  
劫囚車永壽脫險  
探盜跡蕭方救駕

原來李育，正在下面，乘其尚未站穩，一躍打倒。按翻在地。立時用繩綁了，前來稟報徐公。徐公吩咐李翼將刺客代到書房。我要親自審訊。李翼應聲出來。徐公也步至書房。護衛伺立兩旁。燈亮高照。如同白晝。徐公坐定後，李育擁着刺客，走進房內。將腿一拍，喊聲跪下那刺客便直挺挺的跪下去了。徐公見他，面如紅棗，鼻闊口，氣宇昂藏，並非行刺之輩。料想必有隱情。不禁起了憐才之念。便道：好漢姓甚名誰？住居何處？素無怨仇。因何刺殺本使？想必受了刁唆。你快從實供來。言罷只見那刺客抬頭望見徐公。這種威儀，令人肅然起敬。頓時答道：小人無識冒闖行台，罪該萬死。望乞大人施恩。小人原本江南鎮江府金潭縣人氏，姓張名超，每年替人保標，盡在江湖行走。一年行至山東，害了一場寒病。同伴不能相顧，竟自保標而行。小的病在店中，舉目無親，日食難度，迫計醫藥。店主不能容留，強迫驅逐。小的無奈，扶病出店，倒臥街側，自分死於他鄉。誰知遇着永壽。大施側隱，立命店家，請醫診治，盡心調護。所有用費，一概承當。小人賴此，才得病好。繼後到廟，致謝告辭。又蒙他贈送路費一百兩。小人回到鎮江，恰值母親病危，旋即身亡。所有喪葬之資，皆靠此路費捱撐。小人因此感恩。時圖答報，前由鎮江來此。本想到寺去看候他。誰知行至長興，就聽見路人傳說，節度使徐大人，將他拿獲。已解往長興行臺。小人聽了，甚是着急。今夜來在行臺，不過是探聽虛實。小人實不敢行刺大人。還望大人恕罪。說罷，叩頭不已。徐公聽他說完，立命鬆綁。心中暗暗稱羨。真不愧英雄本色。知恩報恩。雖然桀犬吠堯，也是各為其主。便把永壽的惡跡，略述大概。便向張超道：好漢認賊為父，原本不知底細。現在話已說明。本使恕你無罪。你即速回鎮江去。不可在此逗留。你快去罷。張超這時，感激徐公，殺之恩。聽得永壽如此萬惡，更是佩服徐公，清廉正直，深恨自己孟浪，險些誤殺忠臣。一時愧悔交集。不由五體投地，連叩頭道：大人如此厚恩，對待小人，倘蒙大人不棄，願效犬馬之勞。報了大人的恩。小人才去。徐公點頭道：既是如此，這裏有名旗牌。就委好漢屈居張超萬般不允，說是無功受

● ● ● ● ● ●  
● ● ● ● ● ●  
● ● ● ● ● ●

短紀  
篇實

● ● ● ● ● ●  
● ● ● ● ● ●  
● ● ● ● ● ●

自歐風東漸，發明理化科學，學者專主實驗而薄虛誕，于是儒釋道三家之術，涉於理想者，漸至落伍，尤以佛教爲最衰微，不但明心見性之淵微妙理，無人研究，即如因果報應，粗淺之說，亦視爲迷信而不屑道，蓋物極必反，盛極而衰，理勢如此，無足怪者，方其極盛時代，方丈之貴，幾至皇帝等尊，坐受王公跪拜，而世不以爲怪，交通要津，賈官鬻爵，敬深蓬，寺內有子孫堂，堂有睡佛，亦足踴躍，覆之以衾，爲婦女求子嗣者祈禱之所，堂之傍多設淨室，求子嗣者，參拜睡佛之候，必在淨室留宿一夜，或數夜不等，始料靈驗，淨室嚴密，只由于孫堂而入，除外別無門戶，可以旁通，將留宿之夕，先由其夫入內辭視一週，然後入宿，且由夫男居於戶外，靜聽婦息以示正大，故人皆不疑怪，必少壯女子而無疾病

劍俠武術  
長篇小說

其尤不肖者，則竄地廠姦，私匿軍械，誘淫良家婦女，竄匪巨盜，練習技擊，借交報仇，視爲常事，在彈壓其事之尤離奇者，一以爲酒樓茶館之餘，議助云，衡州某縣有某連寺者，地方宏

劍俠武術 飛俠十三娘 二九 觀英 漸漸稀少有的替班休息，有的躲在營門下睡，正在這時候，忽見西面一個匪營中，突然發起火來，檢睡毫不覺察，不多片刻，東北面匪營又起了火紅光灼灼，上個營中的聽見，大聲呼喊衆匪在睡夢中驚起，只聽說營中失了火，不知在那一面，各各大驚失色，披頭沒腦的跑到營外，抬頭一望，不但西面東北兩面，四面八方都是紅光衆匪着了慌，不知如何是好，只在火光中亂竄，還是頭目有些主意，一見這種光景必有人暗中放火，立即發下號令，不許驚擾，違者立斬，衆匪各各歸營，寂靜無譁，頭目又發下一個號令，每營十停人數，以五停守營，三停救火，四停整隊站立。

見他執意不肯，也不好勉強，便吩咐蕭方李義，將他代下馬來。又與蕭李等，閒談一陣，甚是投機，彼此也相識，晚到了次日，蕭方問着無事，知道徐公。一時不能起身，心想趁此回潮陽鎮去。料理一番家事，便向徐公說明，出了行李，向潮陽鎮而來。誰知離城不遠，就遇着永壽，在此行劫。他因聽得響鈴響亮，馬蹄聲，甚是忙迫，不知何人，急升樹頂，看個詳細。正見永壽追捉少年，適逢趕到跟前，將馬尾抓住，舉刀刺殺之時，蕭方看得準確，一彈正重頭上，響包巾打落，蕭方看出，是這孽僧。心中大喜，飛步下樹，跟趕起來，不到一里，前面已臨大河，永壽急縱身下水，蕭方趕到，知他下水，但遍視河中，不見動靜，只當他落水斃命，就便回轉來。見着這一老一少，正勒馬立望，一見轉來，老者翻鞍下馬，連聲致謝，說道：若非相救，險遭不測，請問壯士姓名。現在作何貴幹？蕭方道：有甚麼貴幹，實在愧得很。一事無成，兩隻雞班，爲生活計，開了一座棧房。在潮陽鎮上，有時替人保標，往來各處，歷盡風霜，都爲衣食奔忙。今日遇着這個賊禿，實在湊巧，可惜未曾將他擒住。若我早認識了他，定難逃脫。二人齊聲道：這賊是誰呢？蕭方道：二位不知，前日我同節度使徐大人，業已將他拿獲，他是慶豐寺的方丈和尚，名叫永壽。平日專恃盧米兩家勢力，無惡不作。積案如鱗，徐大人私訪嚴密，才將他捉倒，并把寺寺惡僧，一網打盡。誰知他的黨羽衆多，竟在半路，將他劫去。只當他已遠走高飛。那想就在附城，攔路行劫，不是將頭巾打落，我還認不清。早知是他，再一彈子，結果他的性命，除去大害。不怕兩位見笑。舉行一些須小本領。江湖上竟讀號，金彈子蕭方，不才就是愚下了。請問二位，貴姓尊名。到這裏來有甚麼貴幹。那老者答道：我姓羅，這位是馬三公子，我們是到山東來游玩泰山，瞻仰孔林的。不想在這裏，遇着匪人，得識蕭壯士，實爲萬幸，那少年道：蕭壯士真正豪爽，古道熱腸，令人敬佩。我同節度使，最是相契。這裏有封書信，煩蕭壯士轉交，就說我們，稍遲幾日，定到濟南相訪。說着，在布包裏面，取出一張，似信非信的一張紙來，交與老者。老者接過把筆墨取出，寫了幾個字，交與蕭方。蕭方認不得字，接過便揣在懷裏。這才大家分別。二人上馬去了。原來這老者，乃越國公羅燕，少年正

未完